

曾被卖进妓院，当过别人小妾 却成为一代华人女画家

无论是谁，都不会把一个妓女同享誉世界的女画家联系起来。一个是最低贱最肮脏的皮肉池林里的失足女，一个是最上流最高雅的艺术世界里的贵妇名媛。

但是，这两个身份都属于民国时期这个命途多舛又身负奇才的女画家——潘玉良。

1 无父无母 只能任人宰割

玉良生于扬州。烟花三月的扬州，孕育了她秀丽如水的容姿。在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两岁时，姐姐夭折；不过八岁，母亲又离开人世，她成了一个无人疼爱的孤儿，被放在舅舅家寄养。

十三岁，少女初长成。赌钱的财迷舅舅哄骗她，将她带到安徽芜湖，卖给了妓院。从此，妓院成了她人生永远的噩梦。

即使玉良目不识丁，但也知晓女性的尊严。她拼死不从，老鸨让她接客，她就逃跑，无数次逃跑被无数次追回，施以棍棒毒打。她觉得人生无望，上吊自杀。但老鸨怎么会让你这么白白死去！

她被强行救回，等待她的又是毒打，抓她的头发，弄破她的脸，让她毁容；不给饭吃不给衣服穿，消磨她的意志。无尽的痛苦和无尽的黑暗笼罩着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怎样坚韧的女子，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苦苦挣扎，只为求得一个完璧之身？

对她来说，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但是有一天，她终于想通了，上天让她活着，就是给她希望。只要活着，她就要冲破这阴暗的樊笼；只要活着，她就要为自己求得机会，活出自己的精彩。

2 抓住救命稻草 爱情成人生转折

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潘赞化目睹了她在悲惨命运中不屈的样子，从心底里钦佩这个女子。他有风度，有文化，又在官场上有地位，平视她的目光，没有任何鄙夷和轻贱。

她也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在她脑海。玉良知道，这是她唯一摆脱命运的机会，哪怕是深水中最后一根草，她也要紧紧拽住。

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求他收留，她向他诉说自己凄苦的身世，诉说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

潘赞化接受过新式教育，在日本留过学，思想先进。他怜惜一个孤苦的弱女子竟遭受这么多磨难，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了她的请求。



潘玉良。



潘玉良的画作。



微信看报
关注三湘都市报

3 由妓女变小妾 学画画去巴黎

他终于赎出了她，那一年，她十七岁。

十七岁，为了报答救她的人，她成了潘赞化的小妾。为他们主婚的，是陈独秀，参加他们婚礼的，也只有陈独秀一人。

婚后，潘赞化为她请先生，教她识文断字。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她感恩自己的丈夫，将本来的张姓改为姓潘。

一个偶然的机，她看到邻居洪野先生作画。她渐渐入迷了，于是每日悄悄观望。洪先生发现她之后，收她为弟子，成为她的启蒙老师。她更加如饥似渴地学画，在画画上显露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后来，她考上了中国的艺术名校上海美专，再后来，凭借突出的艺术成绩，她拿到了去巴黎的津贴。

从芜湖边上怡红院里的雏妓到法国巴黎艺术院校优雅的画家，她付出了无数的泪水和隐忍。幸运的是，丈夫潘赞化不仅没有泼她的冷水，反而愿意承担她去巴黎的生活费，并鼓励她：“你干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去吧。”天高任鸟飞，什么也阻挡不了她心中熊熊燃烧的梦想。

4 多年漂泊后回国 只换来嘲弄

在巴黎，她和徐悲鸿是同门。学艺术，学雕塑，徜徉在艺术世界里。后来，她又去了罗马，成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第一人。

这一去，就是九年。学成回国，她一心准备报答丈夫，报答祖国。

母校给她投了橄榄枝，她成为上海美专的教授。哪曾想，在当时的旧社会，她还是逃脱不了曾为妓女的噩梦。学生羞辱她，社会谩骂她，大夫人冷冷地对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5 孤身重返巴黎 竟成永世诀别

在国内饱受非议，她终于决定重回巴黎。这一走，就再也未能回来，与故国成了永别。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在巴黎有三原则：不谈恋爱，不改国籍，不加入画廊。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潘赞化，深爱自己的祖国，深爱自己的绘画事业。

她辗转法、德、英、日及瑞士举办自己的画展，是巴黎华人艺术协会的会长，然而，这一切的荣誉的背后，是冗长的孤独。

她魂牵故国，等到法国与新中国建交的那一天，却听到丈夫已经去世的消息。苦苦等来周总理邀请回国，她却已经倒在病榻。那时，她已经旅居巴黎四十年了。故乡和亲人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梦。

在疾病中，潘玉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死前，她留下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第二，将她一直带着的镶着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卡娃微卡(ID:kawa01)